

赵燕侠著



我的舞台艺术

我的舞台艺术

赵燕侠 题



赵燕侠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我的舞台艺术

赵燕侠著

•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湖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北省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6.625印张 8插页 164,000字

1983年3月第1版 1983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8,000

统一书号：10107·286 定价：1.06元

内 容 提 要

本书收集了赵燕侠同志的自传《我的舞台生涯》与其他回忆录,以及谈京剧舞台艺术和戏改心得的文章,将近四十篇。后一部分文章的内容,大致可分为两类:怎样演好现代戏和怎样演好传统戏。这些文章既有学术研究价值,也是青年戏曲演员借鉴和学习的资料。



1964年7月毛主席观看了《芦荡火种》后上台与赵燕侠握手。

1964年4月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董必武等党和国家领导同志观看了《芦荡火种》后上台与演员握手





1963年赴港演出前周恩来总理
看了《碧波仙子》后和演员谈话



《芦荡火种》赵燕侠饰阿庆嫂



1963年赴港澳演出归来，
左起：马连良、赵燕侠、马
富禄、李慕良

《杜鹃山》
赵燕侠饰贺湘



《白蛇传》
赵燕侠饰白素贞



《花田错》
赵燕侠饰春兰



《玉堂春》
赵燕侠饰苏三

PAG 8/10



《大英杰烈》
赵燕侠饰陈秀英



赵燕侠、关肃霜合影

《闯王旗》

赵燕侠饰高夫人



1979年3月在广西前线慰问，左起：刘雪涛、赵燕侠、部队负责同志



1980年8月赵燕侠在
纽约招待会上，中为柴
泽民大使，右为基辛格
博士



1980年11月美国马萨
诸塞州州长爱德华向赵
燕侠赠发荣誉证书



1980年10月在波
士顿演出《碧波仙
子》时与华侨合影

赵燕侠给青年演员徐翠玲辅导
《荀灌娘》（1982年3月北京）



化装



读剧本

欣赏字画



序

马少波

新中国成立之初，赵燕侠同志已是京剧舞台上崭露头角的后起之秀了。我第一次看她的戏，是一九五〇年在北京前门外民主剧场看她主演的《玉堂春》，后来又看了《大英杰烈》、《辛安驿》、《红梅阁》……。当时她给我的印象是戏路子较宽，台上有光采，做戏洒脱，放得开，但理解和表现人物欠深刻；唱念清脆甜亮，字字入耳，但不甚讲究韵味。她那时还年轻，艺术经验不足，这是可以理解的。由于她肯学习，接受新事物较快，经历了几年的实际锻炼，思想觉悟有所提高，艺术上也日臻成熟。一九五八年间，她所领导的燕鸣京剧团几乎是和中国京剧院同时移植排演了现代题材京剧《白毛女》，接着她又主演了《荀灌娘》、《碧波仙子》、《白蛇传》等剧。她在艺术上有所探索、勇于革新的精神，值得称赞。一九六〇年她加入北京京剧团，和马连良、谭富英、裘盛戎诸同志同台合作，在思想上艺术上有一定的默契，珠联璧合，交相辉映，建立了一个生气勃勃的艺术创作集体。

一九六三年，燕侠同志参加了现代题材京剧《芦荡火种》的排演，创造了阿庆嫂这一个京剧舞台上从未出现过的地下女共产党员的艺术形象。迄至今日，“智斗”的唱做艺术仍为观众所称道，标志着她的艺术造诣达到了成熟的境界。

十年动乱期间，她遭受“四人帮”的迫害，脱离舞台达十年之久。拨乱反正后，重返舞台，又焕发了艺术青春，并致力于总结艺术经验和培植后继人才的工作。

燕侠同志重视深入生活，重视艺术实践，重视继承传统、创造革新。她的演唱艺术有自己的鲜明特色。曾有评论家认为她唱工的发展，大体上经历了“字清、情真、韵美”三个阶段，她在青年时代追求的是吐字的清晰，中年时代努力唱情，后来又在字清、情真的基础上，着重发展唱腔的韵美。这一分析，我看是符合实际的。

燕侠同志出身梨园世家，家境清寒，幼年即随父练功学戏，她的武功基础来自家传，后曾师事荀慧生、何佩华、李凌枫、诸如香等老艺术家。十五岁便正式在北京演出。她在旧社会吃过苦，养成了一种刚强的性格，这反映在艺术创造上，就是知难而进、百折不回的精神。

从六十年代初到拨乱反正后的近几年中，燕侠同志在演剧之余，发表了一些总结艺术经验的文章，我虽然没有全读过，仅从《我的舞台生涯》一文看来，内容真实生动，文风质朴，值得一读。相信这些文章对读者是有借鉴价值的。燕侠同志约我写个序言，我就写写自己的一点观感吧。希望有较深造诣的表演艺术家，包括更年轻一些的，大家多写点总结艺术经验的文章，这不仅对后学者大有帮助，对自己艺术上的提高，也是很有益处的。

一九八二年四月

目 录

序·····	马少波
我的舞台生涯·····	1
往事漫忆·····	28
武汉演出随想·····	33
京剧舞台语言改进的一点体会·····	38
谈谈头二本《虹霓关》·····	40
喜剧表演一得·····	42
革新京剧旦角唱念的体会·····	44
谈“舍不得”·····	54
积累经验 逐步演好现代戏·····	58
力求准确地塑造革命英雄形象·····	61
放下架子，从头学起·····	67
谈《芦荡火种》中阿庆嫂的唱腔·····	74
演员观众都在变·····	80
更真实 更丰满·····	83
连队生活散记·····	86
我演《拾玉镯》·····	90
演《玉堂春》的一些体会·····	106
继承是为了发展·····	119

谈京剧旦角的人物性格	122
谈谈培养青年京剧演员	125
一出大反串戏	129
演孙尚香所想起的	132
关心·鼓舞·提携	135
苦练·创新·传艺	137
根据时代要求, 发展戏曲艺术	143
剧本写作与演员艺术体现	151
争作再发春花	156
和新一代最可爱的人在一起	161
百感交集	164
重演《红梅阁》有感	168
谈谈重演《白蛇传》	172
两套练功服	175
我生命的新开端	178
这一天终于来到了	180
难以忘却的怀念	183
京剧艺术登上了世界艺术舞台	186
访美归来说剧艺	189
访美归来谈戏改	194
访美散记	198
后记	202
〔附录〕	
声情并茂 形神兼备	吴大棠 204

我的舞台生涯

文化大革命以前，我很少想起自己的身世。文化大革命来了，要我彻底地交代自己的历史，于是，几十年的岁月，一桩桩的往事，就象过电影一样，在我脑海里放映了几遍。通过这些回忆，我心里真是酸甜苦辣，五味俱全。“四人帮”垮台以后，我有时跟朋友们聊起这些，有人就怂恿我把它写出来。我想，我的生活实在平常得很，没有多少值得写的。只是为了使自己不忘过去，同时满足一些关心我的艺术生活的人的要求，我接受了这个建议。在写作过程中，我的母亲马秀菁老人给我提供了许多情况，殷波同志和我爱人张钊同志在文字上给了我很大帮助。我应该向他们表示感谢。

苦难的梨园世家

我出生在一个十分贫苦的梨园世家，祖祖辈辈以唱戏为生。我爷爷赵广义，大爷爷赵广顺，原是河北省武清县大三庄人，自小家里一贫如洗，双双被卖进戏班学起戏来。爷爷唱小生，大爷爷先学青衣后改场面，司得一手好鼓。我父亲赵筱楼弟兄三个，父亲是老大，学武生，在南方唱戏也有些名气，二叔赵筱山给我父亲打武戏下手，三叔筱德早年亡故。我有五个姑妈，也都是梨园行里的人，除大姑妈赵鸿英唱老生外，其他几个姑妈都是学的青衣花旦，尤其四姑妈赵美英，花旦戏唱得很有功夫，是当时天津夏天仙戏园子的台柱子，曾经红极一时。虽然早已去世了，但直到现在天津的许多老观众，提起她来仍有深刻的印象；我的

许多花旦戏也都是从她那里学的。在旧社会，唱戏的没地位，受人歧视，更没有人愿意做一个“女戏子”。但由于我处在一个“梨园世家”的环境，从小受到家庭的影响和熏陶，加上苦难生活的逼迫，依然走上了学戏的道路。

尽管我在旧社会呆的时间不怎么长，但黄连苦胆尝了个够，从小就在心灵里打下了“唱戏难”的烙印。听我父亲讲，他小时候学戏可苦啦！在他七岁那年，家里是寅吃卯粮，穷得揭不开锅。总不能看着一家人活活饿死呀，我爷爷求借无门，只好把我父亲和二叔一张“死契”写给了镇江一个唱武生的王师傅。后来我见到那张血泪斑斑的卖身契，白纸黑字，至今我还记得上面的内容：

十年为学满之期，日期之内如有天灾病故、马撞车轧、投河觅井、背师逃走，各无怨言；不尊师教，或顽皮难训，打死莫论；倘若中途辍学，还其师饭洋，每日按貳毛算账，此系两家情愿，各无反悔，特立字据为证。

大凡有一线生路，谁愿意把自己的亲骨肉写“死契”给人家学戏，这是明明地把人往火坑里送啊，可有什么法子呢？我奶奶哭天嚎地，紧紧拉着我父亲和二叔死也不放。我爷爷一跺脚，狠了狠心，把兄弟两个夺了过去，一手拉着一个就往外走。当时那种悲惨情景就可想而知了。

在旧社会，放“死契”教人学戏，一般都是不甚有名的角色。他们自己生活也艰难，教人学戏的目的无非是想从徒弟身上得点好处。为了能使自己教的徒弟早日登台赚钱，他们教戏时往往都是下狠劲死打。因此，旧梨园行有“打戏”之说，就是说“戏是打出来的，不打学不出戏来”。王师傅也不例外，教我父亲和二叔学戏离不开一条皮鞭。练功时，动作做错了，他“叭叭”就是一顿皮鞭。动作做对了，也是一顿皮鞭，名之曰“正确的动作不打下次记不住”。

那知，后来父亲也把王师傅这套“打戏”的方法用在了我的身上。

我父亲和二叔在学艺期间，白天在王师傅严厉的皮鞭下刻苦练功，身上被皮鞭抽得青一道紫一道，旧伤痕未消，上面又添了新伤痕。晚上登台演出，还要给师傅干着打水扫地、叠被铺床、端尿倒屎等繁重的家务活。他们两人一天到晚没个闲，只有夜间才能在师傅床底下的乱草摊摊上打个盹。

父亲和二叔学艺到了第七年上，此时我爷爷正在南京搭班唱戏，一天晚上有位船老大给捎了个口信，说：“筱楼他们在那里又累又饿，加上每天那吃不消的毒打，病倒了，大口大口地吐血，眼看就要不行了，快去看看吧。”

爷爷当时搭人家的班，只能唱二三路的角色，一场戏下来也就是分几毛钱戏份子钱，没有钱赎人，就是赎出来也赔不起两人七年多的饭钱，再说我父亲和二叔学艺也还没满期，根本就赎不出来。当时爷爷急得团团转，只好恳求船老大行方便，设法让我父亲逃跑出来。

后来，经过一番周折，我父亲在船老大的帮助下总算逃了出来。王师傅发觉后，先是我二叔结结实实打了个半死，接着又追到了天津我们家，定要把我父亲带走。当时要真给带走了，哪还能活命。我们全家人给王师傅下了跪，请王师傅“开恩”，又凑了一些钱给了王师傅，说了许多好话，这才算了结。

要有股“咬牙”劲

我父亲不论是在日常生活中，还是在学戏练功中，都有一股子韧劲，也就是戏班里常说的“咬牙”。他常说，遇事再困难，条件再不利，只要一“咬牙”，就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在这些方面，我是受到父亲深刻影响的。

我父亲对我爷爷和奶奶很孝顺。有一年的二月间，我爷爷病